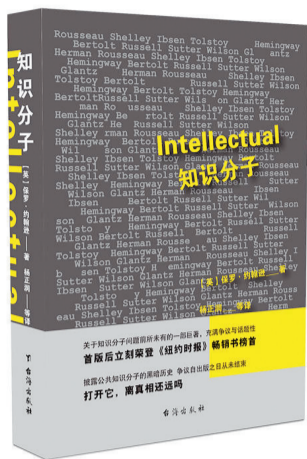


超薄阅读

知识分子的私生活

作者:保罗·约翰逊(英)
出版社:台湾出版社

在这本书里,保罗·约翰逊尽情地展示和评说了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埃德蒙·威尔逊、维克多·高兰茨、莉莲·赫尔曼等10多位人文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私生活。

【试读】……《爱弥儿》的作者不爱孩子……

卢梭真的能爱一个女人而没有极端自利的保留吗?据卢梭自己说,“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爱人”是索菲,即居德托伯爵夫人,她是他的女恩主德·艾皮奈夫人的表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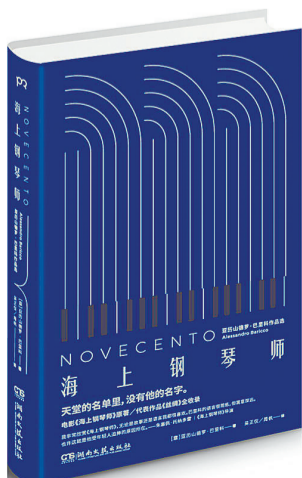
1745年,苔莱丝·勒瓦塞成为卢梭的情妇,当时她是一个23岁的女仆,她和卢梭同居了33年,直至卢梭过世。卢梭说自己“从未对她感到一点点爱意……我用她来满足肉体的需要,这纯粹是一种性关系,这种需要同她本人毫无关系”。卢梭看不起勒瓦塞,认为她是一个粗俗的、没有文化的女仆;他也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居然与这样一个女人为伴。他从不带她外出。

卢梭把勒瓦塞留在身边,因为她能为他做一些动物做不到的事:比如,为他安置导管来缓解尿道狭窄的痛苦。卢梭决不允许第三者介入他们的关系,有一次,一个出版商送给勒瓦塞一条裙子,卢梭为此大发雷霆,最主要的是,他不准孩子们来侵占他对她的权利,这也导致他犯下了最大的罪行,因为卢梭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儿童教育理论。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甚至还有《新爱洛伊丝》,

都以许多教育理论作为主要的和基本的主题,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对孩子毫无兴趣,他很可能从来没有做过好父亲。

1746年到1747年的冬天,勒瓦塞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据卢梭自己说)“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就是说服勒瓦塞必须遗弃这个孩子,以“保全她的名誉”。她“哀叹着顺从了”。卢梭在孩子的襁褓里放了一张带暗记的卡片,然后叫助产士把孩子放到育婴堂去。勒瓦塞后来又生下了四个孩子,被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处置了,只是在第一个孩子以后,卢梭再也不自找麻烦地放卡片了。五个孩子都没有名字,很可能都没活多久。1746年的《法兰西信使报》上有一篇有关育婴堂历史的文章说,它已被每年3000名以上的弃婴挤满了。1758年,卢梭本人指出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5082人。大约2/3的弃婴在头一年就死亡了。那些活下来的弃婴,绝大多数沦为了乞丐和流浪汉。卢梭从未记住过他五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对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只在1761年,他以为勒瓦塞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凭着当年做过标记的卡片对第一个孩子的下落草草地进行了一番寻查,但很快就停止了。

海上钢琴师——1900

作者:亚历山德罗·巴里科(意)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1900是“弗吉尼亚人号”船上的一名弃婴,他是在1900年的第一天,被好心的煤炭工发现并收养的,因此得名1900。

养父去世后,1900无师自通,仅凭听到的钢琴演奏音乐,居然开始弹钢琴,天天与钢琴为伴,并成为才华横溢的钢琴师,音乐使他沉迷。

他一生中从未走下船,走上陆地,从未体验过平常人的生活,以至最后与爆炸的船一起沉入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独家连载



《我不》

作者:大冰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不》——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2017年新书。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叫《我不》: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为藏民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亦正亦邪浪荡洒脱,散尽家财救助灾区、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东北浪子;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心系31年前阵亡战友、不愿偷生于世、为古城安置生死于度外的不死老兵……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人,都在对命运说:我不!

02 12岁的墨脱背夫

十几年前,中国背包客运动乍兴,彼时概念界定尚不清晰——众人朴素地崇尚毅力、勇气和体能,比如走过墨脱爬过乔戈里峰。

墨脱,秘莲花,白马岗。

墨脱是西藏的西藏,高原孤岛,当年墨脱不通公路,藏匿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最深处。

那里是边境,没有办理边防证的人,当年常被阻拦在兵站处。不少人哭着来哭着走,功亏一篑,千辛万苦来时路。

当年这里的路全中国最虐,像是老天爷专门造出来耍人似的。

路在喜马拉雅断裂带上,地震不来则已,来则翻天覆地,加之多云多雨,于是塌方也密集,泥石流像家常便饭一样稀松平常。

20世纪90年代曾修建过一条公路,叫扎墨,花了老鼻子钱,倒也开进来过一辆车,然后路就断了,各种滑坡断面,像被榴弹炮炸过三遍一样。

那车自打进来就再没出去过,日晒雨淋生锈掉漆,沧桑成了文物。

它至今还在忧郁地思索: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我他妈到底算是辆车还是坨城市景观雕塑?

那辆车孤独了很多年,特别可怜。墨脱正式通车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墨脱是全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在墨脱公路通车之前,出入的路不过两条:一条是翻多雄拉雪山,从派镇走背崩;另一条走的是嘎隆拉雪山,从波密进。

两条路皆有一百多公里,徒步行军的话,快则三五天,慢则不好说……多少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但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坠崖,遭遇雪崩、塌方,迷路或失踪,客死他乡。

山高路远,野林茫茫,阴雨连绵,暴风骤雨,筋疲力尽,道阻且长,旱蚂蚱噤声啪啦地往人身上跳。

曾经有一个时期,那里没有Wi-Fi,没有手机信号,在墨脱徒步不找门巴背夫,几乎类似于爬珠峰不找夏尔巴向导。

门巴语里,背夫叫容巴。

殒命此路的容巴,亦不计其数。

早年间,背夫们结伴背物资时喊号子,谁号子断了,谁应该是掉到崖下去了,最凶险的那段叫老虎嘴,下去了也就下去了,罕有虎口脱险的。

几十年来不通路,墨脱背夫靠双肩背盐巴和粮食,背各种物资。

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也靠他们背,背过吊桥藤桥,背上溜索,背着爬过海拔4000多米的多雄拉,雪崩来了跑不赢,持咒念经,听天由命。

一个墨脱背夫平均负重80斤,最多能背80公斤,整个县城都是靠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背出来的,成千上万吨的物资。及至近年,路虽通车了,徒步旅行者却渐增,容巴渐渐服务于旅行者的辐重行李,什么他们都背,偶尔也无奈地背起某些累哭的大活人。

门巴人惊人的体能,小屋里的人见识过。白玛初来小屋时恰逢供货商送啤酒,两根烟的工夫,连卸车带码货,他一个人搞掂了满满一皮卡的货。

车停在50米外,库房在二楼,这孩子跑前跑后跑上跑下连个汗星子都没落,跟玩儿似的。我和老兵张着嘴仰着头傻看着他,他扒在窗沿上龇牙,黑黢黢的高原脸上灿烂无比。

他笑着咽口水:啊呀,这么多啤酒呢,我能喝一点儿吗?

我说自己家的东西客气个屁,弟弟,松开腰带你随便造!

我和老兵蹲在楼下抽烟,各种啧啧。老兵说,按这家伙的体能,应该是个不错的侦察兵坯子。我们谈了一会儿单兵负重越野和武装泅渡,而后爬上二楼去陪白玛喝一喝,刚一冒头就集体吓了一跳……

就这么一会儿工夫,大半箱风花雪月易拉罐干没了?这什么肚子?怎么这么能喝?!

白玛就乐:啊呀,这个酒嘛,水一样,还是我们墨脱的鸡爪谷黄酒力气大一些。

欸,不好喝你还喝这么多?

好啦弟弟,开玩笑的,喝吧喝吧随便喝。

他拘谨了一下,也就放开了,说以前在墨脱一个鸡蛋卖5元钱,一瓶啤酒要卖20多元,一来冬天大雪封山,物资运不进来,二来主要是运费贵,全靠人背,背酒的人全是喝不起的人,舍不得……

容巴背货用脑袋背,藤带子勒在脑门上,走得再累货不离身,全靠Y形的多马顶一下,歇歇脚。

一根多马传几代,白玛家里几代人都当过背夫。

白玛列珠是墨脱历史上最后一批背夫中的一员。

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容巴。

12岁。